

以一般性人际关系维度构建家庭关系功能量表

刘曦^{1,2}, 张建新², 叶界佑²

(1.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 100048;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 目的:改编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家庭关系功能量表。方法:以 Shek 等人编制的家庭功能量表为基础,结合访谈结果确定量表项目。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构建量表的一般性人际关系三因子维度,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量表的效度并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最终形成 30 个项目的家庭关系功能量表;EFA 结果得到 3 个因子:情感性、控制性和行动力;CFA 表明三因子模型在不同评价者和不同家庭关系上拟合良好;同质信度为 0.81–0.93, 分半信度为 0.80–0.94。结论:改编的家庭关系功能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基本要求。

【关键词】 家庭功能; 独生子女; 信度; 效度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1)05-0612-03

Construction of Family Functioning Questionnaire by General Interpersonal Dimension

LIU Xi, ZHANG Jian-xin, YEH Chieh-yu Linus

Chin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family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scale in Chinese culture. **Methods:** Based on general interpersonal dimension and combined with the interviews, a pro-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EFA and CFA were used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scale. **Results:** 30-item questionnaire was formed; EFA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three factors, namely: affect, control and activity, which explained 53.52% of total variance with loading between 0.40–0.81; CFA showed the 3-factor model in different evaluators and in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were well fitted; Cronbach's α was 0.81–0.93, and split-half coefficient was 0.80–0.94. **Conclusion:** The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family relationship function scale meets the need of psychometrics.

【Key words】 Family functioning; Only one child; Reliability; Validity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家庭功能”概念以来,对家庭功能的定义很多,就如 Schwab^[1]所说:用来代表和解释家庭功能的词汇多且混乱。概括而言,对家庭功能的定义有两种:第一种以 Beaver^[2]、Olson^[3]、Shek^[4]为代表,他们主要用家庭的具体特征来定义家庭功能。第二种以 Miller^[5]和 Skinner^[6]为代表,他们主要从家庭完成的任务来定义家庭功能。

现有家庭功能评估理论存在两种取向,一是结果取向,Olson 的环状模式理论,从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和家庭沟通 3 个维度描述家庭功能^[3]。并将家庭划分为 3 大类型:平衡型,中间型和极端型^[7]。一是过程取向,代表理论是 McMaster 的家庭功能模式理论和 Skinner 等人的家庭过程模式理论。分别从任务完成、角色作用、沟通、情感表达、卷入、控制和价值观这 7 个维度来评价家庭功能^[6]。

现在,对已有的家庭功能评估存在着几种质疑。

第一,从评价者角度,以往大多数研究只要求家庭中一个成员(父母之一或是孩子)对家庭功能作出

评价,这种评价以家庭成员对家庭功能具有相同感知为前提。但近年研究发现,青少年对家庭功能的感知比父母的感知更消极。Ohannessian 等人也使用多报告者的方式,让家庭成员分别评价对家庭功能的不同感知^[8]。

第二,受系统论观点的影响,已有家庭功能理论均把家庭看作一个测量整体。例如家庭环境量表(FES),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等。整体家庭评估假设婚姻系统的功能和亲子系统的功能是相同的,针对这一假设,Cole 等人将 FES、FACES 转变为关系定向的题目进行测量,结果发现把夫妻、母子、父子三种双向关系合并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理解是不合适的^[9]。

第三,以往的家庭功能的结构理论过于复杂。Gondoli 和 Jacob 指出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可以用更为精简和清晰的一般性人际关系维度来描述。在人际关系过程理论中,这种一般性的人际关系维度理论已经得到证明。对 FAM、FACES、FFS 三个家庭评估工具进行联合因素分析,结果也发现最后可以聚合出三种一般性的人际关系维度:情感性(Affect)、活动性(Activity)、控制性(control)^[10]。而 Michael 等人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托课题”部分研究成果(09QW013)

通讯作者:刘曦

也在 Jacob 研究的基础上,使用多报告人的方法,分别在父亲、母亲、孩子的作答上均重复验证这一假设^[11]。

第四,题项描述方式。如“家庭成员互相关心”这种题型可能会遗失家庭内部系统的信息,例如,“家庭成员互相关心”除了包含对家庭整体状况的评价之外,还包含另外两层含义:从两者双向关系,包含的意义有“孩子和妈妈互相关心”,“妈妈和爸爸互相关心”,“孩子和爸爸互相关心”;在个体层面,包含的意义有“孩子关心妈妈”,“妈妈关心孩子”^[12]。

综上所述,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发展家庭功能的评价工具,需要强调使用多方法、多报告人、多系统的角度。Shek 等人把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功能定义为家庭系统中夫妻间、亲子间的双向关系水平上的家庭生活质量,这种定义更符合中国现实^[4]。因此,本研究沿用 Shek 的定义和已经编制的中国人家庭功能量表,在中国独生子女家庭背景下构建家庭关系功能量表,并且考察独生子女的家庭关系功能是否也能够用一般性的人际关系三维度来描述,且在不同的家庭关系上:亲子关系功能和夫妻关系功能上是否也存在情感性、活动性、控制性这三种维度。

1 方 法

1.1 测量工具

1.1.1 半结构化开放式访谈 选取独生子女家庭,分别对母亲、父亲和孩子(小学及以上)进行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夫妻、亲子之间的亲密度和沟通,整个家庭对于问题解决和任务完成的情况。

1.1.2 量表施测 第一步:以 Shek 等人编制的中国人家庭功能量表(C-FAI)为基础,该量表包括相互关系、沟通与适应、冲突与和谐、家庭关注、父母控制五个维度,共 33 个题目。在访谈结果基础上,进行归纳整理,选取在 C-FAI 中未提及的关键词补充编制 5 题目,最终形成家庭关系功能量表,共 38 道题目。并进行初测,对家庭关系功能量表进行三因素结构的初步探索。第二步:在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进行问卷修改,并将修改后问卷改编为夫妻关系功能和亲子关系功能两个分问卷再次施测,由父亲、母亲、孩子三者分别作答。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不同的报告者间和不同家庭关系间,是否存在相同的三因素结构,以证明问卷的结构效度。

1.2 取样

样本 1:2007 年 9 月-10 月抽取北京市 202 个独生子女家庭参与问卷初测,最后收取有效问卷

483 份,其中作答者包括父亲 195 人,母亲 194 人,孩子共 94 人。

样本 2:2007 年 11 月-12 月抽取北京市 205 个独生子女家庭参与修改问卷后的测量。最后收取有效问卷 549 份,针对 183 个独生子女家庭。包括父亲 183 人,平均年龄 43.58 岁;母亲 183 人,平均年龄 42.42 岁;孩子 183 人,男性 94 人,女性 84 人,平均年龄 14.83 岁。

1.3 数据的收集与统计

采用团体测试的方式收集样本数据。利用 SPSS13.0 和 Lisrel8.72 对数据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样本 1 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 和球形 Barlett 检验的结果为 0.89($P<0.00$),表明可以进行因素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旋转的方法,抽取特征根大于 1 的三个因子,考察每道题目在各因子上的负荷,删除负荷低于 0.30 的题目如“我和家人之间有很多摩擦”等 8 道题目。然后再次进行因素分析,最后得到三个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53.52%。本研究将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因子 1—情感性,指在家庭成员的亲密度,成员之间日常的情感表达、交流状况,以及相互之间的理解、彼此的认同并相互给予支持和安慰的程度;因子 2—控制性,家庭成员生活的交叉程度,家庭成员体验到自我空间的缺失,对家庭规范的不适应,以及其他成员带来的约束感、受制感和紧迫感;因子 3—行动力,指家庭成员共同形成的日常的行为风格,包括对待问题的积极态度,应对的灵活性以及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

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样本 2 在不同的报告者间和不同的家庭关系间分别进行问卷结构的验证。

2.2.1 评价者内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分别在父亲、母亲、孩子三个问卷版本中进行三因素一般性人际关系维度的拟合,见表 1。

2.2.2 家庭关系内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独生子女家庭内部存在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其中每种关系分别由两个评价者进行评价,在三种家庭关系上情感性、行动力和控制性三因子的拟合分析见表 2。

2.3 信度检验

本研究使用内部一致性系数(同质信度,又称克郎巴赫 α 系数)、分半信度作为问卷的信度指标。结果见表 3。

表 1 评价者间的模型拟合指标

评价者	RMR	χ^2/df	NNFI	CFI	NFI
母亲					
夫妻关系问卷	0.07	2.2	0.98	0.98	0.96
母子关系问卷	0.07	2.4	0.98	0.98	0.96
父亲					
夫妻关系问卷	0.06	2.1	0.98	0.98	0.96
父子关系问卷	0.07	2.4	0.97	0.97	0.95
孩子					
母子关系问卷	0.10	3.9	0.94	0.95	0.93
父子关系问卷	0.11	4.2	0.94	0.94	0.92

表 2 家庭关系间的模型拟合指标

家庭关系	评价者	RMR	χ^2/df	NNFI	CFI	NFI
父子关系	父亲、孩子	0.06	2	0.97	0.97	0.94
夫妻关系	丈夫、妻子	0.08	2.7	0.96	0.96	0.94
母子关系	母亲、孩子	0.06	2.1	0.97	0.97	0.95

表 3 家庭关系功能问卷的信度系数

因子	CRONBACH 系数 (α)系数	分半信度
行动性	0.861	0.825
情感性	0.934	0.937
控制性	0.811	0.800

3 讨 论

近年来,家庭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是家庭评估量表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家庭研究量表存在着不同的结构、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研究对象,并且这些工具的应用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本研究综述前人理论并进行深入访谈,在一般性人际关系三因素结构理论的基础上编制家庭关系功能问卷,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评价者间和家庭关系间两种视角,验证问卷的三因素结构(情感性、行动力和控制性),结果发现在不同的评价者(父亲、母亲和孩子)作答上存在着相同的三因素结构,在三种的家庭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和母子关系)上也存在着相同的三因素结构,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1]。因此,可以证明家庭关系功能问卷存在着跨评价者和跨家庭关系的一般性因素结构,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结构效度。此外,问卷的信度系数也是良好的,证明问卷良好的信度。

本研究的结果再次证明人际关系中存在着一种非常精简的结构,可以通过几个基本因子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点,这一假设同时也在临床医患关系^[13]和恋爱关系^[14]等人际关系中得到证明。家庭关系功能问卷的因子 1—情感性(Affect),与家庭环境问卷和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的亲密度因子是对应的;因子 2—控制性(control),与家庭环境问卷

中的组织性和控制性两个因子相对应;因子 3—行动力(Activity),与问题解决、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等因子是相对应的。因此,也进一步说明了家庭关系功能问卷的效度。

参 考 文 献

1 Schwab JJ, Gray-Ice HM. Family functioning—the general living systems research model. New York 233 Spring Street: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0. 19–20

2 Beavers WR, Hampson R. The beavers system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0, 22(2): 128–143

3 Olson DH, Portner J, Lavee Y. FACES III. St. Paul, MN: Family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5

4 Shek.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school adjustment,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 Genetic Psychol, 2002, 163(4): 497–500

5 Miller IW, Ryan CE. The McMaster Approach to Families: theory, assessment, treatment and research. J Fam Ther, 2000, 22: 168–189

6 Skinner H, Steinhauer P. Family assessment measure and proces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0, 22(2): 190–210

7 Walsh F. Normal family processes. New York: Guilford, 2003. 514–547

8 Ohannessian CM, Lerner JV, et al. Adolescent–parent discrepancies in perceptions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early adolescent self–compet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00, 24(3): 362–372

9 Cole DA, McPherson AE. Relation of family subsystems to adolescent depression: Implementing a new family assessment strateg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993, 7: 119–133

10 Gondoli D, Jacob T. Factor structure within and across three family assessment procedur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993, 6: 278–289

11 Michael J. Family assessment: Instrument dimensionality and correspondence across family reporter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999, 13(3): 339–354

12 William L. Cook, the SRM approach to family assess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5, 21(4): 216–225

13 Benjamin L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ction on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6, 64: 1203–1212

14 Hayden LC, Schiller M, Dickstein S, Seifer R, et al. Levels of family assessment: I. Family, marital,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998, 12: 7–22

(收稿日期:2011–04–17)